《诸葛亮集》凡五卷共一页 ·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校

诸葛亮集

(蜀汉)诸葛亮撰 (清)张澍辑

共一页

诸葛亮

〔 181－234 〕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汉族，字孔明，号卧龙。古代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和外交家。 诸葛亮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出生于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一个官吏之家。诸葛氏乃琅邪望族，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任司隶校尉(卫戍京师长官)。诸葛亮父亲诸葛珪，字君贡，东汉末年任泰山郡丞。诸葛亮三岁，母亲张氏病逝，八岁丧父，与弟弟诸葛均一起跟随由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到豫章赴任。东汉朝廷派朱皓取代了诸葛玄职务，诸葛玄就去投奔老朋友荆州牧刘表。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诸葛玄病逝。诸葛亮和弟妹失去生活依靠，便移居南阳，十九岁的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于水镜先生司马徽。他看到刘表昏庸无能，不是命世之主，于是结庐襄阳城西二十里隆中隐居十年，娶黄承彦之女为妻，并广交江南名士，“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爱唱《梁父吟》，结交庞德公、庞统、司马徽、黄承彦、石广元、崔州平、徐庶等名士。其智谋为大家所公认，有匡天下之志。人称“卧龙”。

建安十二年(公元 207年)，时年二十七岁时，蒙刘备三顾茅庐，问以统一天下大计，于是有了著名的《隆中对》，被古今学者称颂为“未出茅庐，已凡分天下”。诸葛亮遂出山辅佐刘备，联孙抗曹，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形成三国鼎足之势，夺占荆州。建安十六年，攻取益州。继又击败曹军，夺得汉中。二十六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刘备在永安病危，召诸葛亮瞩托后事:“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助，便给以辅助；若其不才，您可取而代之。”诸葛亮忙哭道: “臣必竭心尽力相辅，效忠贞之节，死而后已！”后主即位。蜀汉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建立丞相府以处理日常事务。当时，全国的军、政、财，事无大小，皆由诸葛亮决定，赏罚严明。对外与东吴联盟，对内改善和西南各族关系，实行屯田，加强战备。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上疏(即《出师表》)于刘禅，率军出驻汉中，前后六次北伐中原。十二年，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将后事托付姜维。

诸葛亮是一个维护封建纲常和崇尚儒家忠义道德的正统思想家。但是诸葛亮并不墨守儒家教条，他尊王而不攘夷，进兵南中，和抚夷越，在三国中执行了最好的民族政策。诸葛亮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成为后世的楷模。中国千百年来将诸葛亮描绘成为智慧的化身，其传奇性故事为世人传诵。

诸葛亮娴熟韬略，多谋善断，长于巧思。曾革新“连弩”，可连续发射十箭；制作“木牛流马”，便于山地军事运输；还推演兵法，作“八阵图”。诸葛亮叔父诸葛玄为当时名士。诸葛亮兄诸葛瑾仕于吴孙权，拜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亮从弟诸葛诞仕于魏，为吏部郎，累迁扬州刺史、镇东将军、司空。兄弟三人“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

· 子夜星网站编校 ·

诸葛亮集

(蜀汉)诸葛亮撰 (清)张澍辑

· 卷一 ·

草庐对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彊者，非惟天命，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雄。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三国志》卷三十五《蜀志 · 诸葛亮传》。

为先帝与后帝遗诏

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又 诏

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

为后帝伐魏诏

朕闻天地之道，福仁而祸淫；善积者昌，恶积者丧，古今常数也。是以汤、武修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曩者汉祚中微，网漏凶慝，董卓造难，震荡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子丕孤竖，敢寻乱阶，盗据神器，更姓改物，世济其凶。当此之时，皇极幽昧，天下无主，则我帝命，陨越于下。昭烈皇帝体明叡之德，光演文武应乾坤之运，出身平难，经营四方，人鬼同谋，百姓与能。兆民欣戴，奉顺符讖，建位易号，丕承天序，补弊兴衰，存复祖业，诞膺皇纲，不坠于地。万国未静，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继统鸿基，未习保傅之训，而婴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载前绪，未有攸济，朕甚惧焉。是以夙兴夜寐，不敢自逸，每从菲薄以益国用，劝分务穑以阜民财，授才任能以参其听，断私降意以养将士。欲奋剑长驱，指讨凶逆，朱旗未举，而丕复陨丧，斯所谓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残类余丑，又支天祸，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讬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龚行天伐，除患宁乱，克复旧都，在此行也。昔项籍，总一彊众，跨州兼土，所务者大，然卒败垓下，死于东城，宗族焚如，为

笑千载，皆不以义，陵上虐下故也。今贼效尤，天人所怨，奉时宜速，庶凭炎精、祖宗威灵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吴王孙权同恤灾患，潜军合谋，掎角其后。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师贞势并，必无敌矣。夫王者之兵有征无战，尊而且义，莫敢抗也，故鸣条之役军不血刃，牧野之师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经至，亦不欲穷兵极武。有能弃邪从正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国有常典，封宠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叶、中外，有能规利害、审顺逆之数，来诣降者，皆原除之。昔辅果绝亲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项伯归汉，皆受茅土之庆。此前世之明验也。若其迷沉不返，将助乱人，不式王命，戮其妻孥，罔有攸赦。广宣恩威，贷其元帅，吊其残民。他如诏书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称朕意焉。

◯《三国志》卷三十三《蜀志 · 后主传》裴注引《诸葛亮集》。

南征诏

赐丞相亮金鈇钺一、其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一部、虎贲六十人。

伏惟大行皇帝迈仁树德，覆焘无疆，昊天不吊，寝疾弥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
请宣大行皇帝遗诏表

伏惟大行皇帝迈仁树德，覆焘无疆，昊天不吊，寝疾弥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
臣妾号咷，若丧考妣。乃顾遗诏，事惟太宗，动容损益；百寮发哀，满三日除服，到葬期后如礼；其郡国太守、相、都尉、县令长，三日便除服。臣亮亲受敕戒，震畏神灵，不敢有违。臣请宣下奉行。

◯《三国志》卷三十二《蜀志 · 先主传》。

前出师表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敦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也。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以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穆，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指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 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驰驱。 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迩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惧，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章其慢。 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 追惟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蜀志》本传。

后出师表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讬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彊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讬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势，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及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偪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虚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之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此，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蜀志 · 本传》裴松之注。裴注云出张俨《默记》。

荐吕凯表

永昌郡吏吕凯、府丞王伉等，执忠绝域，十有余年，雍闿、高定偪其东北，而凯等守义不与交通。臣不意永昌风俗敦直乃尔！ （以凯为云南太守，封阳迁亭侯）。

◯《三国志》卷四十三《蜀志 · 吕凯传》。

弹李严表

(都尉李)严少为郡职吏，用性深刻，苟利其身。乡里为严谚曰:“难可狎,李鳞甲。”

◯《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十六。

弹李平表

自先帝崩后，平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耳。平至之日，都委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谓平情在于荣利而已，不意平心颠倒乃尔。若事稽留，将致祸败，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三国志》卷四十《蜀志 · 李严传》。

弹廖立表

长水校尉廖立，坐自贵大，臧否群士，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又言万人率者皆小子也。诽谤先帝，疵毁众臣。人有言国家兵众简练，部伍分明者，立举头视屋，愤诧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胜数。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讬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耶？

◯《三国志》卷四十《蜀志 · 廖立传》。

又弹廖立

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守长沙则开门就敌，领巴郡则有闇昧闒茸其事，随大将军则诽谤讥訶，侍梓宫则挟刃断人头于梓宫之侧。陛下即位之后，普增职号，立随比为将军，面语臣曰："我何宜在诸将军中！不表我为卿，上当在五校！"臣答："将军者，随大比耳。至于卿者，正方亦未为卿也。且宜处五校。"自是之后，怏怏怀恨。

◯《三国志》卷四十《蜀志 · 廖立传》裴注引《诸葛亮集》。

公文上尚书

平为大臣，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辨，迷罔上下，论狱弃科，导人为奸，侠情狂志，若无天地。自度奸露，嫌心遂生，闻军临至，西向讬疾还沮、漳，军临至沮，复还江阳，平参军狐忠劝谏乃止。今篡贼未灭，社稷多难，国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业。辄与行中军师车骑将军都乡侯臣刘琰、使持节前军师征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南郑侯臣魏延、前将军都亭侯臣袁琳、左将军领荆州刺史高阳乡侯臣吴壹、督前部右将军玄乡侯臣高翔、督后部后将军安乐亭侯臣吴班、领长史绥军将军臣杨仪、督左部行中监军扬武将军臣邓芝、行前监军征南将军臣刘巴、行中护军偏将军臣费祎、行前护军偏将军汉成亭侯臣许允、行左护军笃信中郎将臣丁咸、行右护军偏将军臣刘敏、行护军征南将军当阳亭侯臣姜维、行中典军讨虏将军臣上官雝、行中参军昭武中郎将臣胡济、行参军建义将军臣阎晏、行参军偏将军臣爨习、行参军裨将军臣杜义、行参军武略中郎将臣杜祺、行参军绥戎都尉臣盛勃、领从事中郎武略中郎将臣樊岐等议，辄解平任，免官禄、节传、印绶、符策，削其爵土。

◯《三国志》卷四十《蜀志 · 李严传》裴注引。

上言追尊甘夫人为昭烈皇后

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将，嫔妃作合，载育圣躬，大命不

融。大行皇帝存时,笃义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远飘飖，特遣使者奉迎。会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宫在道，园陵将成，安厝有期。臣辄与太常(卿)臣赖恭等议：《礼记》曰：“立爱自亲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不忘其亲，所繇生也。《春秋》之义，母以子贵。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灵夫人为昭灵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贵人，尊号曰恭怀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号曰灵怀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号，以慰寒泉之思，辄与恭等案谥法，宜曰昭烈皇后。《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故昭烈皇后宜与大行皇帝合葬，臣请太尉告宗庙，布露天下，具礼仪别奏。

◯《三国志》卷三十四《蜀志 · 甘皇后传》。

上事表

臣先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渭水涨，以二十日出骑万人，来攻琰营。臣作车桥，越水射之，桥成驰去。

◯《太平御览》卷七十三。

祁山表

祁山去沮县五百里，有民万户。瞩其丘墟，信为殷矣。

◯《水经注》卷二十《漾水》注。

表

耽文山、泽山、司弥瘗山、娄山、辟龙山。

举蒋琬密表

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三国志》卷四十四《蜀志 · 蒋琬传》。

临终遗表

伏念臣赋性拙直，遭时艰难，兴师北伐，未获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君，布仁心于寰宇，提拔隐逸，以进贤良，屏黜奸谗，以厚风俗。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臣身在外，无别调度，随时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也。

◯《蜀志 · 本传》。

街亭自贬疏

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料事多闇，《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蜀志 · 本传》。

正 议

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魏不审鉴，今次之矣；免身为幸，刑在子孙。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齿，承伪指而进书，有若崇、竦称莽之功，亦将偪于元祸苟免者耶！昔世祖之创迹旧基，奋羸卒数千，摧莽彊旅四十余万于昆阳之郊。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及至孟德，以其谲胜之力，举数十万之师，救张郃于阳平,势穷虑悔,仅能自脱，辱其锋锐之众，遂丧汉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获，旋还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继之以纂。纵使二三子多逞苏、张诡靡之说，奉进驩兜滔天之辞，欲以诬毁唐帝，讽解禹、稷，所谓徒丧文藻，烦劳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为也。又《军诫》曰："万人必死，横行天下。"昔轩辕氏整卒数万，制四方，定海内，况以数十万之师，据正道而临有罪，有可得而干拟者哉!

◯《蜀志》本传裴注引《诸葛亮集》。

绝盟好议

权，有僭逆之心久矣！ 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犄角之援也。 今若加显绝，雠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辑穆，未可一朝定也。 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策之上者。 若孝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忿者也。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

◯《蜀志 · 本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上先帝书

亮夜算太乙数，今年岁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观乾象，太白临于雒城之分，主于将帅，多凶少吉。

为法正答或问书

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东惮孙权之偪，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行其意耶！

◯《三国志》卷三十七《蜀志 · 法正传》。

答法正书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闇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

◯《蜀志 · 本传》裴注引郭冲五事。

答关羽书

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

◯《三国志》卷三十六《蜀志关羽传》。

与杜微书

服闻德行，饥渴历时，清浊异流，无缘咨觏。王元泰、李伯仁、王文仪、杨季休、丁君干、李永南兄弟、文仲宝等，每叹高志，未见如旧。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汉室，欲与君因天顺民，辅此明主，以隆季兴之功，著勋于竹帛也。以谓贤愚不相为谋，故自割绝，守劳而已，不图自屈也。
◯《三国志》卷四十二《蜀志 · 杜微传》。

答杜微书

曹丕篡弑，自立为帝，是犹土龙刍狗之有名也。欲与群贤因其邪伪，以正道灭之。怪君未有相诲，便欲求还于山野。丕又大兴劳役，以向吴楚。今因丕多务，且以闭境勤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何为汲汲欲求去乎！

◯《三国志》卷四十二《蜀志 · 杜微传》。

答李恢书

行当离别，以为惆怅，今致氍毹一，以达心也。

◯《太平御览》卷七百八。

与刘巴书

刘公雄才盖世，据有荆土，莫不归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

◯《三国志》卷三十九《蜀志刘巴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

与刘巴论张飞书

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三国志》卷三十九《蜀志刘巴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

答李严书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

◯《三国志》卷四十《蜀志 · 李严传》裴注引《诸葛亮集》。

又与李严书

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

◯《北堂书钞》卷三十八。

与张鲁书

灵仙养命，犹节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尚道？

◯《艺文类聚》。

与张裔书

君昔在陌下，营坏，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后流迸南海，相为悲叹，寝不安席；及其来还，委付大任，同奖王室，吾自以为与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举雠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犹不相谢也，况吾但委意于元俭，而君不能忍耶？

◯《三国志》卷四十一《蜀志 · 杨洪传》。

与张裔蒋琬书

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

◯《三国志》卷四十四《蜀志 · 姜维传》。

又与张裔蒋琬书

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覲见主上。

◯《三国志》卷四十四《蜀志 · 姜维传》。

又与张裔蒋琬书

令史失赖厷，掾属丧杨禺，为朝中损益多矣。

◯《三国志》卷四十五《蜀志 · 杨戏传》注。

与蒋琬董允书

孝起前临至吴，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可使孝起知之。

◯《三国志》卷三十九《蜀志 · 陈震传》。

与孟达论李严书

部分如流，趣拾罔滞，正方性也。

◯《三国志》卷四十《蜀志 · 李严传》。

与孟达书

往年南征，岁末乃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托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帝待士之义。又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

◯《三国志》卷四十一《蜀志 · 费诗传》。

与步騭书

仆前军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有高势，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水经注》卷十八《渭水》注。

与陆逊书

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

◯《三国志》卷六十四《吴志 · 诸葛恪传》裴注引《江表传》。

与孙权书

汉室不幸，王纲失纪，曹贼篡逆，蔓延及今，皆思剿灭，未遂同盟。亮受昭烈皇帝寄托之重，敢不竭力尽忠。今大兵已会于祁山，狂寇将亡于渭水。伏望执事以同盟之义，命将北征，共靖中原，同匡汉室。书不尽言，万希昭鉴。

◯《艺文类聚》。

又与孙权书

所送白旄薄少，重见辞谢，益以增惭。

◯《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一。

答司马懿书

使杜子绪宣意于公威也。

◯《三国志》卷十五《魏志温恢传》裴注引《魏略》。

与兄瑾论白帝兵书

兄嫌白帝兵非精练。到所督，则先帝帐下白旄，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当复部分江州兵以广益之。

◯《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一。

与兄瑾言赵云烧赤崖阁道书

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缘谷一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

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不可彊也。

◯《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注。

与兄瑾言大水赤崖桥阁悉坏书

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

◯《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注。

与兄瑾言治绥阳谷书

有绥阳小谷，虽山崖绝重，溪水纵横，难用行军。昔逻候往来，要道通人。今使前军斫治此道，以向陈仓，足以扳连贼势，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

◯《水经注》卷十七《渭水》注。注：洛谷，古名绥阳谷。在宝鸡县东南六十里。有绥阳溪水，北入渭。案：斜谷在绥阳谷东，陈仓在绥阳谷西。是时武侯屯斜谷口，魏人据陈仓县。故武侯治绥阳谷路，牵制魏兵之在陈仓者，使不得东行也。洛谷之南有磻溪宫，入谷南行，有间道达凤县之进口关。

与兄瑾论陈震书

孝起忠纯之性，老而益笃，及其赞述东西，欢乐和合，有可贵者。

◯《三国志》卷三十九《蜀志 · 陈震传》。

与兄瑾言孙松书

既受东朝厚遇，依依于子弟。又子乔良器，为之恻怆。见其所与亮器物，感用流涕。

◯《三国志》卷五十一《吴志?孙翊传》。

与兄瑾言殷礼书

（感）殷德嗣秀才，今之侨肸者也。

◯《太平御览》卷一千。

与兄瑾言子乔书

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

◯《蜀志 · 本传》裴松之注。

与兄瑾言子瞻书

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

◯《蜀志》本传。

诫子书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非澹薄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太平御览》卷四百五十九。

又诫子书

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于乱。

◯《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十七。

诫外生书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彊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太平御览》卷四百五十九。

· 卷二 ·

答蒋琬教

思惟背亲捨德，以殄百姓，众人既不隐于心，实又使远近不解其义，是以君宜显其功举，以明此选之清重也。

◯《三国志》卷四十四《蜀志 · 蒋琬传》。

与李丰教

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表都护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昔楚卿屡絀，亦乃克复，思道用福，应自然之数也。愿宽慰都护，勤追前阙。今虽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若都护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泣涕而已！

◯《三国志》卷四十《蜀志 · 李严传》裴注引。

与张裔教

去妇不顾门，萎韭不入园，以妇人之性，草莱之情，犹有所耻，想忠壮者意何所之？

◯《太平御览》卷九百七十六。

黜来敏教

将军来敏对上官显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夺荣资与之耶？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议者以为来敏乱群，先帝以新定之际，故遂含容，无所礼用。后刘子初选以为太子家令，先帝不悦而不忍拒也。今上即位，吾闇于知人，遂复擢为将军祭酒，违议者之审见，背先帝所疏外，自谓能以敦厉薄俗，帅之以义。今既不能，表退职，使闭门思愆。

◯《三国志》卷四十二《蜀志 · 来敏传》裴注引。

称姚胄教

忠益者莫大于进人，进人者各务其所尚；今姚掾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愿诸掾各希此事，以属其望。

◯《三国志》卷四十五《蜀志 · 杨戏传》注引。

与群下教

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敝蹻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此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反，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三国志》卷三十九《蜀志 · 董和传》。

又与群下教

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军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资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三国志》卷三十九《蜀志 · 董和传》。

与参军掾属教

任重才轻；故多阙漏。前参军董幼宰，每言辄尽，数有谏益，虽性鄙薄，不能悉纳。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未有忠于国如幼宰者也。亮可以少其过矣。

◯《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九。

劝将士勤攻己阙教

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以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成，贼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

◯《蜀志》本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教

昔孙叔敖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称其贤也。

◯《艺文类聚》卷九十三。

教

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太平御览》卷八百十五。

转运教

计一岁运，用蓬旅篹千万具。

◯《太平御览》卷七百八。

南征教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作斧教

前后所作斧，都不可用。前到武都一日，鹿角坏刀环千余枚，赖贼已走。若未走，无所复用。 问自令作部刀斧数百枚，用之百余日，初无坏者。 尔乃知彼主者无意，宜收治之，非小事也。若临敌，败人军事矣。

◯《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七、七百六十三。

作匕首教

作部作匕首五百枚，以给骑士。

◯《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三。

作刚铠教

敕作部皆作五折刚铠，十折矛以给之。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三。

贼骑来教

若贼骑左右来至，徒从行以战者，陟岭不便，宜以车蒙陈而待之。地狭者，以锯齿而待之。

◯《北堂书钞》卷一百十七。

军 令

闻雷鼓音，举白幢绛旗，大小船皆进战，不进者斩。闻金音，举青旗，船皆止，进者斩。若贼近，徐还；远者，疾还。

◯《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

军 令

闻鼓音，举黄帛两半幡合旗，为三面员陈。

◯《北堂书钞》卷一百十七。

军 令

连冲之陈，以狭而厚，为利阵。令骑不得与相离，护侧骑与相远。

◯《北堂书钞》卷一百十七。

军 令

敌以来进持鹿角，兵悉却在连冲后。敌已附，鹿角里兵但得进踞，以矛戟刺之，不得此驻，起驻妨弩坏。

◯《太平御览》卷三百十七。

军 令

始出营，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 行三里，辟矛戟，结幡旗，止鼓角。 未至营三里，复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至营，复结幡旗，止鼓角。违令者髡。

◯《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九。

军 令

战时，皆取船上布幔、布衣渍水中，积聚之，以助水淹。贼有火炬、火箭，以掩灭之也。违令者髡翦耳。

◯《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二。

军 令

选三部司马，皆限力举二百斤以上，前驱司马便大戟田基司马取能挽一石七以上弓。

◯《太平御览》。

军 令

凡战临陈，皆无讙譁，明听鼓音，静视幡麾，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麾右则右，不闻令而擅前后左右者斩。

◯《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一。

军 令

军行济河，主者常先沉白璧，文曰：某主使者某甲敢告于河，贱臣某甲作乱，天子使某帅众济河，征讨丑类，故以璧沉，惟尔有神裁之。

◯《太平御览》卷五百二十六。

军 令

两头进战，视麾所指，闻三金音，止，二金音，还。

◯《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一。

军 令

军列营步骑士以下皆著兜鍪。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六。

军 令

帐下及右陈各持彭排。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七。

军 令

金鼓幢麾隆冲皆以立秋日祠。先时一日，主者请祠，其主者奉祠。若出征有所克获，还亦祠。向敌祠，血于钟鼓。秋祠及有所克获，但祠，不血钟鼓。祝文：某官使主者某，敢告隆冲钟鼓幢麾。夫军武之器者，所以正不义，为民除害也。谨以立秋之日，洁牲黍稷旨酒而敬荐之。

◯《太平御览》卷五百二十六。

军 令

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说；可语刘荆州，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

◯《蜀志 · 本传》裴注引《魏略》。

军 令

尝以己丑日祠牛马先。祝文曰：某月己丑，某甲敢告牛马先。马者用兵之道，牛者军农之用。谨洁牲黍稷旨酒，敬而荐之。

◯《太平御览》卷五百二十六。

兵 法

知有所甚爱，知有所不足爱，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将者，以其所不足爱者，养其所甚爱者。士之不能皆锐，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坚固也，处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权也。孙膑有言曰：“以君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此兵说也，非马说也。下下之不足以与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弃之矣。中之不足以与吾上，下之不足以与吾中，吾不既再胜矣乎？得之多于弃也，吾斯从之矣。彼其上之有三权也。三权也者，以一权而致二者也。管子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呜乎！不从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彊敌也。

兵法秘诀

镇星所在之宿，其国不可伐。又彗星见大明，臣下纵横，民流亡无所食，父子死离，夫妇不相得。四维有流星，前如瓮，后如火，光景天，如雷声，名曰天狗。其下饥荒，民疾疫，群臣死。流星东北行，名天冈。天海之口，必有大水土功。又四维有流星，入以后有白气如云，状如车轮，是谓啮食。其下大兵，中国多盗贼。又有星如 ，见北斗，名为旬始。天下大乱，诸侯争雄。

◯《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八。

兵 要

军已近敌，罗落常平明以先发，绝军前十里内，各案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内。数里之外，五人为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看隐蔽之处。军至，转寻高而前。第一见贼，转语后第二，第一诣主者，白之。凡候见贼百人以下，但举幡指；百人以上，便举幡大呼。主者遣疾马往视察之。

◯《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一。

兵 要

凡军行营垒，先使腹心及乡导前觇审知，各令候吏先行，定得营地，壁立军分数，立四表候视，然后移营。又先使候骑前行，持五色旂，见沟坑揭黄，衢路揭白，水涧揭黑，林薮揭青，野火揭赤，以本鼓应之。立旗鼓，令相闻见。若渡水踰山，深邃林薮，精骁勇骑投搜数里无声，四周绝迹。高山树顶，令人远视，精兵四向要处防御。然后分兵前后，以为镇拓，乃令辎重老小，次步后马，切在整肃，防敌至，人马无声，不失行列。险地邪径，亦以部曲鳞次，或须环迴旋转，以后为前，以左为右，行则鱼贯，立则雁行。到前止处，游骑精锐，四向散列而立，各依本方下营。一人一步，随师多少，咸表十二辰，竖立旗，长二丈八尺，审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旂竖午地，白虎旂竖酉地，玄武旂竖子地，青龙旂登卯地，招摇旂竖中央。其樵牧饮食，不得出表外也。

◯《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一。

兵 要

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志立而名扬。

◯《太平御览》卷二百七十三。

兵 要

不爱尺璧而爱寸阴者，时难遭而易失也。故良将之趋时也，衣不解带，足不蹑地。

◯《太平御览》卷二百七十三。

兵 要

责之而不骄，委之而不专，扶之而不隐，免之而不惧，故良将之动也，犹璧之不朽。

◯《太平御览》卷二百七十三。

兵 要

良将之为政也，使人择之，不自举；使法量功，不自度。故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饰，妄誉者不能进也。

◯《太平御览》卷二百七十三。

兵 要

言行不同，竖私枉公，外相连诬，内相谤訕，有此不去，是谓败乱。

◯《北堂书钞》卷一百十三。

兵 要

枝叶强大，比居同势，各结朋党，竞进憸人，有此不去，是谓败征。

◯《北堂书钞》卷一百十三。

兵 要

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

兵 要

督将以下，各自有幡。军发时，幡指天者胜。

◯《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

兵 要

若能力兼三人，身与马如胶漆，手与剑如飞凤，诚宜宠嘉。

◯《太平御览》。

作木牛流马法

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領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鞦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牛不饮食。流马尺寸之数，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轴孔四寸五分，广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长二寸，广一寸。后轴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与前同。后脚孔分墨去后轴孔三寸五分，大小与前同。后杠孔去后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后载剋去后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长一尺八寸，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后杠与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广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从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后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长一寸五分，广七分，八孔同。前后四脚，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长四寸，径面四寸三分。孔径中三脚杠，长二尺一寸，广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蜀志 · 本传》裴注引《诸葛亮集》。

八陈图法

八陈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

◯《水经注》。

朝发南郑牋

朝发南郑，莫宿黑水，四五十里。

◯《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注。

师徒远涉帖

师徒远涉，道里甚艰，自及褒、斜，幸皆无恙，使还，驰此，不复旦。

◯《太平御览》。

汉嘉金书

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

◯《郡国志注》。

论 交

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贯四时而不衰，历险夷而益固。

◯《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引《要览》。

论光武

曹植曰："汉之二祖俱起布衣。高祖阙于微细，光武知于礼义。高祖又鲜君子之风，溺儒冠，不可言敬。辟阳淫辟，与众共之。诗书礼乐，帝尧之所以为治也，而高祖轻之。济济多士，文王之所以获宁也，而高祖蔑之不用。听戚姬之邪媚，致吕氏之暴戾，果令凶妇肆酖酷之心。凡此诸事，岂非寡计浅虑，斯不免于闾阎之人，当世之匹夫也。世祖多识仁智，奋武略以攘暴，兴义兵以扫残，破二公于昆阳，斩阜、赐于汉津。当此时也，九州鼎沸，四海渊涌，言帝者二三，称王者四五，若克东齐难胜之寇，降赤眉不计之虏，彭宠以望异内陨，庞萌以叛主取诛，隗戎以背信毙躯，公孙以离心授首。尔乃庙胜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于时战克之将，筹画之臣，承诏奉命者犹宠，违令犯旨者颠危。故曰，建武之行师也，计出于主心，胜决于庙堂。故窦融因声而景附，马援一见而叹息。"

诸葛亮曰：曹子建论光武，将则难比于韩、周，谋臣则不敌良、平，时人谈者，亦以为然。吾以此言诚能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诬一代之俊异。何哉？追观光武二十八将，下及马援之徒，忠贞智勇，无所不有，笃而论之，非减曩时。所以张、陈特显于前者，乃自高帝动多阔疏，故良、平得广于忠信，彭、勃得横行于外。语有"曲突徙薪为彼人，焦头烂额为上客"，此言虽小，有似二祖之时也。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于是以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而已。光武称邓禹曰："孔子有回，而门人益亲。" 叹吴汉曰："将军差强吾意，其武力可及，其忠不可及"。 与诸臣计事，常令马援后言，以为援策每与谐合。此皆明君知臣之审也。光武上将非减于韩、周，谋臣非劣于良、平，原其光武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高帝能疏，故陈、张、韩、周有焦烂之功耳。

◯《金楼子》第四卷《立言篇》。

论诸子

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

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长短经》卷一《任长》。

论让夺

范蠡以去贵为高，虞卿以舍相为功，太伯以三让为仁，燕哙以辞国为祸，尧、舜以禅位为圣，孝哀以授童为愚，武王以取殷为义，王莽以夺汉为篡，桓公以管仲为霸，秦王以赵高丧国，此皆趣同而事异也。明者以兴，暗者以辱乱也。

◯《长短经》。

与先帝论黄忠

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谕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毋不可乎！

◯《三国志》卷三十六《蜀志 · 黄忠传》。

与先帝论荐刘巴

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若提枹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人议之耳。

◯《三国志》卷三十九《蜀志 · 刘巴传》裴注引《零陵贤传》。

论斩马谡

夫亮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

◯《三国志》卷三十九《蜀志 · 马谡传》裴注引《襄阳记》。

论来敏

敏乱群 ，过于孔文举。

◯《宋书》卷六十二《王微传》。

称许靖

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动宇内。

称庞统廖立

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

◯《三国志》卷四十《蜀志 · 廖立传》。

称蒋琬

公琰讬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

◯《三国志》卷四十四《蜀志 · 蒋琬传》。

又称蒋琬

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

◯《三国志》卷四十四《蜀志 · 蒋琬传》。

称董厥

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之言，思慎宜适。

◯《蜀志》本传。

称殷礼

不意东吴菰芦中，乃有奇伟如此人！

◯《太平御览》卷一千。

答惜赦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也！

◯《三国志》卷三十三《蜀志 · 后主传》裴引《华阳国志》。

答姜维

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耶！

◯《蜀志 · 本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谕参佐停更

夫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虽临征难，义所不废。

◯《蜀志》本传裴注引。

论 谏

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屡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蜀志 · 本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谢贺者

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

◯《蜀志 · 本传》裴注引。

司马季主墓碑铭

玄漠太寂，混合阴阳，天地交判，万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别柔刚，鬼神以观，六度显名。

◯《真誥》卷十四。

柘东城石刻

碑即仆蛮，为汉奴，夷畏誓，常以右撦捂。

南中纪功碑阴铭

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

黄陵庙记

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总师。趋蜀道，履黄牛，因江山之胜。乱石排空，惊涛拍岸，敛巨石于江中，崔嵬巑岏，列作三峰。平治洚水顺之其道，非神扶助于禹，人力奚能致此耶？仆纵步环览，乃见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峦如画，熟视于大江重复石壁间，有神像景见焉，鬓发鬚眉，冠裳宛然，如采画者。前竖一旌旗，右驻一黄犊，犹有董工开导之势。古传所载黄龙助禹开江治水，九载而功成，信不诬也。惜乎庙貌废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开江，不事凿斧，顺济舟航，当庙食兹土。仆复而兴之，再建其庙号，目之曰黄牛庙，以显神功。

梁甫吟

步出齐东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子？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

○《艺文类聚》卷十九。

杂 言

我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

○《北堂书钞》卷三十七。

二十八宿分野

角、亢、氐，郑，兖州：东郡入角一度；东平、任城、山阳入角六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济北、陈留入亢五度；济阴入氐一度；东平入氐七度。
房、心，宋，豫州：颍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梁国入房五度；淮阳入心一度；鲁国入心三度；楚国入心四度。
箕、尾，燕，幽州：营州入箕中十度；上谷入尾一度；渔阳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河、上郡、北地、辽西东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渤海入箕一度；乐浪入箕三度；玄菟 入箕六度；广阳入箕九度。
斗、牵牛、须女，吴、越，扬州：九江入斗一度；庐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阳入斗十六度；会稽入牛一度；临淮入牛四度；广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牛六度。
虚、危，齐，青州：齐国入虚六度；北海入虚九度；济南入危一度；乐安入危四度；东莱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淄州入危十四度。
营室、东壁，卫，并州：安定入营室一度；天水入营室八度；陇西入营室四度；酒泉入营室十一度； 张掖入营室十二度； 武都入东壁一度；金城入东壁四度；武威入东壁六度；燉煌入东壁八度。
奎、娄、胃，鲁，徐州：东海入奎一度；琊邪入奎一度；琅密入娄一度；城阳入娄九度；胶东入胃一度。
昴、毕，赵，冀州：魏郡入昴一度；鉅鹿入昴三度；常山入昴五度；广平入昴七度；中山入昴一度；清河入昴九度；信都入毕三度；赵郡入毕八度；安平入毕四度；河间入毕十度；真定入毕十三度。
觜、参，魏，益州：广汉入觜一度；越嶲入觜三度；蜀郡入觜一度；犍为入参三度；

牂牁入参五度；巴郡入参五度；汉中入参九度；益州入参七度。
东井、舆鬼，秦，雍州：云中入东井一度；定襄入东井八度；雁门入东井十六度；代郡入东井二十八度；太原入东井二十九度；上党入舆鬼二度。
柳、七星、张，周，三辅：弘农入柳一度；河南入七星三度；河东入张三度；河内入张九度。
翼、轸，楚，荆州：南阳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轸十一度；桂阳入轸六度；武陵入轸十度，长沙入轸十六度。

◯《晋书》卷十二《天文志》。

阴符经序

诸葛亮叙曰：所谓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圣人尊之以天命，愚其人而智其圣，故曰，天机张而不死，地机弛而不生。观乎《阴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圣人藏之于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见其迹者，天机也。故黄帝得之以登云天，汤、武得之以王天下，五霸得之以统诸侯。夫臣易而主难，不可以轻用。太公九十非不遇，盖审其主焉。若使哲士执而用之，立石为主，刻木为君，亦可以享天下。夫臣尽其心，而主反怖有之，不亦难乎？呜乎！无贤君，则义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志岩石，以养其命，待生于泰阶。世人以夫子为不遇，以秦仪为得时。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驰心下走哉？丈夫所耻。呜乎！后世英哲，审而用之。范蠡重而长，文种轻而亡，岂不为泄天机？天机泄者沉三劫，宜然。故圣人藏诸名山，传之同好，隐之金匱，恐小人窃而弄之。

阴符经注

天性，人也；人心，机也；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注： 以为立天定人，其在于五贼。
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穷；小人得之，轻命。 注：夫子、太公，岂不贤于孙、吴、韩、白，所以君子小人异者，四子之勇，至于杀身，固不得其主而见杀矣。
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 注： 奇器者，圣智也。 阴阳相胜之行，时昭乎进乎象矣。天垂象，圣人则之，推甲子，画八卦，考蓍龟，稽律历，则鬼神之情，阴阳之理，昭著乎象，无不尽矣。八卦之象，申而用之，六十甲子，转而用之，神出鬼入，万明一矣。
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 注：按楚杀汉兵数万，大风杳冥，昼晦，有若天地反覆。

· 卷三 ·

便宜十六策

治国第一

治国之要，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正则末正矣。夫本者，倡始也；末者，应和也。倡始者，天地也；应和者，万物也。万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长，非人不成。故人君举措应天，若北辰为之主，台辅为之臣佐，列宿为之官属，众星为之人民。是以北辰不可变改，台辅不可失度，列宿不可错缪，此天之象也。故立台榭以观天文，郊祀、逆气以配神灵，所以务天之本也；耕农、社稷，山林、川泽，祀祠祀福，所以务地之本也；庠序之礼，八佾之乐，明堂辟雍，高墙宗庙，所以务人之本也。故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圆凿不可以方枘，铅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则有逆气，地失其常，则有枯败；人失其常，则有患害。经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谓也。

君臣第二

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俱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阳，著其声响，臣北面向阴，见其形景。声响者，教令也，形景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则功立，功立则万物蒙其福。是以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则忠臣之事举。学者思明师，仕者思明君。故设官职之全，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

视听第三

视听之政，谓视微形，听细声。形微而不见，声细而不闻，故明君视微之几，听细之大，以内和外，以外和内。故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 故经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 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故身之有心，若国之有君，以内和外，万物昭然。观日月之形，不足以为明，闻雷霆之声，不足以为听，故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夫五音不闻无以别宫商，五色不见无以别玄黄。盖闻明君者常若昼夜，昼则公事行，夜则私事兴。或有兴嗟之怨而不得闻，或有进善之忠而不得信。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进善不纳，则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奸。故《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纳言第四

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 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 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故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行言孙，上无所闻，下无所说。故孔子不耻下闻，周公不耻下贱，故行成名著，后世以为圣。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察疑第五

察疑之政，谓察朱紫之色，别宫商之音。故红紫乱朱色，淫声疑正乐。乱生于远，疑

生于惑。物有异类，形有同色。白石如玉，愚者宝之；鱼目似珠，愚者取之；狐貉似犬，愚者蓄之；栝蒌似瓜，愚者食之。故赵高指鹿为马，秦王不以为疑；范蠡贡越姜女，吴王不以为惑。 计疑无定事，事疑无成功。故圣人不可以意说为明，必信夫卜，占其吉凶。《书》曰：“三人占，必从二人之言。”而有大疑者，“谋及庶人”。故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贱不知贵，惟患贵不知贱。故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马为策己者驰，神为通己者明。 故人君决狱行刑，患其不明。 或无罪被辜，或有罪蒙恕，或强者专辞，或弱者侵怨，或直者被枉，或屈者不伸，或有信而见疑，或有忠而被害，此皆招天之逆气，灾暴之患，祸乱之变。惟明君治狱案刑，问其情辞，如不虚不匿，不枉不弊，观其往来，察其进退，听其声响，瞻其看视。形惧声哀，来疾去迟，还顾吁嗟，此怨结之情不得伸也。下瞻盗视，见怯退还，喘息却听，沉吟腹计，语言失度，来迟去速，不敢反顾，此罪人欲自免也。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治人第六

治人之道，谓道之风化，陈示所以也。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日月之明，众下仰之，乾坤之广，万物顺之。是以尧、舜之君，远夷贡献，桀、纣之君，诸夏背叛，非天移动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故治人犹如养苗，先去其秽。故国之将兴，而伐于国，国之将衰，而伐于山。明君之治，务知人之所患皁服之吏，小国之臣。故曰，皁服无所不刓，莫知其极，刓食于民，而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于有余。故今诸侯好利，利兴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未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经云：“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贵无用之物，使民心不乱。”各理其职，是以圣人之政治也。古者齐景公之时，病民下奢侈，不遂礼制。周、秦之宜，去文就质，而劝民之有利也。夫作无用之器，聚无益之货，金银璧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远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锦绣纂组，绮罗綾縠，玄黄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镂，伎作之巧，难成之功，妨害农事，辎軿出入，袍裘索襗，此非庶人之所饰也。重门画兽，萧墙数仞，冢墓过度，竭财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经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此治人之道，不亦合于四时之气乎？

举措第七

举措之政，谓举直措诸枉也。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故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故治国之道，举直措诸枉，其国乃安。夫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宝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绝，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弟,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有忠质于君，朋党相谗。尧举逸人，汤招有莘，周公采贱，皆得其人，以致太平。故人君悬赏以待功，设位以待士，不旷庶官，辟四门以兴治务，玄纁以聘幽隐，天下归心，而不仁者远矣。夫所用者非所养，所养者非所用，贫陋为下，财色为上，谗邪得志，忠直远放，玄纁不行，焉得贤辅哉？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是以聘贤求士，犹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嫁之女，出财为妇。故女慕财聘而达其贞，士慕玄纁而达其名，以礼聘士，而其国乃宁矣。

考黜第八

考黜之政，谓迁善黜恶。明主在上，心昭于天，察知善恶，广及四海，不敢遗小国之臣，下及庶人。 进用贤良，退去贪懦，明良上下，企及国理，众贤雨集。 此所以劝善黜恶，陈之休咎。故考黜之政，务知人之所苦。其苦有五。或有小吏因公为私，乘权作奸，左手执戈，右手治生，内侵于官，外采于民，此所苦一也；或有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或有重罪得宽，扶彊抑弱，加以严刑，枉责其情，此所苦二也；或有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之人，断绝语辞，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其所苦三也；或有长吏数易守宰,兼佐为政,阿私所亲，枉剋所恨，逼切为行，偏颇不承法制，更因赋敛，傍课采利，送故待新，夤缘征发，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此所苦四也；或有县官慕功，赏罚之际,利人之事,买卖之费，多所裁量，专其价数，民失其职，其所苦五也。凡此五事，民之五害，有如此者，不可不黜，无此五者，不可不迁。故《书》云：“三载考绩，黜陟幽明。”

治军第九

治军之政，谓治边境之事，匡救大乱之道，以威武为政，诛暴讨逆，所以存国家安社稷之计。 是以有文事必有武备，故含血之蠹，必有爪牙之用，喜则共戏，怒则相害。 人无爪牙，故设兵革之器，以自辅卫。故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彊则国安，辅弱则国危，在于所任之将也。 非民之将，非国之辅，非军之主。 故治国以文为政，治军以武为计；治国不可以不从外，治军不可以不从内。内谓诸夏，外谓戎、狄。戎、狄之人，难以理化，易以威服，礼有所任，威有所施。是以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唐尧战于丹浦之水，舜伐有苗，禹讨有扈，自五帝三王至圣之主，德化如斯，尚加之以威武，故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然后乃可出军任将，张禽敌之势，此为军之大略也。夫将者，人之司命，国之利器，先定其计，然后乃行。其令若漂水暴流，其获若鹰隼之击物，静若弓弩之张，动如机关之发，所向者破而勍敌自灭。将无思虑，士无气势，不齐其心，而专其谋，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矣。非雠不怨，非敌不战。工非鲁般之目，无以见其工巧；战非孙武之谋，无以出其计运。夫计谋欲密，攻敌欲疾，获若鹰击，战如河决，则兵未劳而敌自散，此用兵之势也。故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惧。是以智者先胜而后求战，闇者先战而后求胜；胜者随道而修途，败者斜行而失路；此顺逆之计也。将服其威，士专其力，势不虚动，运如圆石，从高坠下，所向者碎，不可救止，是以无敌于前，无敌于后，此用兵之势也。故军以奇计为谋，以绝智为主，能柔能刚，能弱能强，能存能亡，疾如风雨，舒如江海，不动如泰山，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地，充实如天，不竭如江河，终始如三光，生死如四时，衰旺如五行，奇正相生，而不可穷。故军以粮食为本，兵以奇正为始，器械为用，委积为备。故国困于贵买，贫于远输，攻不可再，战不可三，量力而用，用多则费。罢去无益，则国可宁也，罢去无能，则国可利也。夫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故善攻者不以兵革，善守者不以城郭。是以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坚甲锐兵，不足以为强。敌欲固守，攻其无备；敌欲兴陈，出其不意；我往敌来，谨设所居；我起敌止，攻其左右；量其合敌，先击其实。不知守地，不知战日，可备者众，则专备者寡。以虑相备，强弱相攻，勇怯相助，前后相赴，左右相趋，如常山之蛇，首尾俱到，此救兵之道也。故胜者全威，谋之于身，知地形势，不可豫言。议之知其得失，诈之知其安危，计之知其多寡，形之知其生死，虑之知其苦乐，谋之知其善备。故兵从生击死，避实击虚,山陵之战,不仍其高，水土之战，不逆其流，草上之战，不涉其深，平地之战，不逆其虚，道上之战，不逆其孤；此五者，兵之利，地之所助也。夫军成于用势，败于谋漏，饥于远输，渴于躬井，劳于烦扰，佚于安静，疑于不战，惑于见利，退于刑罚，进于赏赐，弱于见逼，强于用势，困于见围，惧

于先至，惊于夜呼，乱于闇昧，迷于失道，穷于绝地，失于暴卒，得于豫计。故立旌旗以视其目，击金鼓以鸣其耳，设斧鉞以齐其心，陈教令以同其道，兴赏赐以劝其功，行诛伐以防其伪。昼战不相闻，旌旗为之举，夜战不相见，火鼓为之起，教令有不从，斧鉞为之使。不知九地之便，则不知九变之道。天之阴阳，地之形名，人之腹心，知此三者，获处其功。知其士乃知其敌，不知其士，则不知其敌，不知其敌，每战必殆，故军之所击，必先知其左右士卒之心。五闲之道，军之所亲，将之所厚，非圣智不知用，非仁贤不能使。五闲得其情，则民可用，国可长保。故兵求生则备，不得已则 ，静以理安，动以理威，无恃敌之不至，恃吾之不可击。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实待虚，以生待死，以众待寡，以旺待衰，以伏待来。整整之旌，堂堂之鼓，当顺其前,而覆其后,固其险阻，而营其表，委之以利，柔之以害，此治军之道全矣。

赏罚第十

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 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 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是以羊羹有不均之害，楚王有信谗之败。夫将专恃生杀之威，必生可杀，必杀可生，忿怒不详，赏罚不明，教令不常，以私为公，此国之五危也。 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 必杀可生，众奸不禁；必生可杀，士卒散亡；忿怒不详，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功；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奸不禁，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功，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故防奸以政，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 赏罚不曲，则人死服。 路有饥人，厩有肥马，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赏罚不正，则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赏赐不避怨雠，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此之谓也。

喜怒第十一

喜怒之政，谓喜不应喜无喜之事，怒不应怒无怒之物，喜怒之间，必明其类。怒不犯无罪之人，喜不从可戮之士，喜怒之际，不可不详。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辜，喜怒之事，不可妄行。行其私而废其功,将不可发私怒,而兴战必用众心，苟合以私忿而合战，则用众必败。怒不可以复悦，喜不可以复怒，故以文为先，以武为后，先胜则必后负，先怒则必后悔，一朝之忿，而亡其身。故君子威而不猛，忿而不怒，忧而不惧，悦而不喜。可忿之事，然后加之威武，威武加则刑罚施，刑罚施则众奸塞。不加威武，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众恶不理，其国亡。

治乱第十二

治乱之政,谓省官并职,去文就质也。夫绵绵不绝，必有乱结，纤纤不伐，必成妖孽。夫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故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夫三军之乱，纷纷扰扰，各惟其理。明君治其纲纪，政治当有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理令，后理罚；先理近，后理远；先理内，后理外；先理本，后理末；先理强，后理弱；先理大，后理小；先理身，后理人。是以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理近则远安，理内则外端，理本则末通，理强则弱伸，理大则小行，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此乃治国之道也。

教令第十三

教令之政，谓上为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 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 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故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先习士卒用兵之道，其法其五：一曰，使目习其旌旗指麾之变，纵横之术；二曰，使耳习闻金鼓之声，动静行止；三曰，使心习刑罚之严，爵赏之利；四曰，使手习五兵之便，斗战之备；五曰，使足习周旋走趋之列，进退之宜；故号为五教。教令军陈，各有其道。左教青龙，右教白虎，前教朱雀，后教玄武，中央轩辕。大将军之所处，左矛右戟，前戈后弩，中央旗鼓。旗动俱起，闻鼓则进，闻金则止，随其指挥，五陈乃理。正陈之法，旗鼓为之主：一鼓，举其青旗，则为直陈；二鼓，举其赤旗，则为锐陈；三鼓，举其黄旗，则为方陈；四鼓，举其白旗，则为圆陈；五鼓，举其黑旗,则为曲陈。直陈者,木陈也；锐陈者，火陈也。方陈者，土陈也；圆陈者，金陈也；曲陈者，水陈也。此五行之陈，辗转相生，冲对相胜，相生为救，相胜为战，相生为助，相胜为敌。凡结五陈之法，五五相保，五人为一长，五长为一师，五师为一枝，五枝为一火，五火为一撞,五撞为一军,则军士具矣。夫兵利之所便，务知节度。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壮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粮牧，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五五相保，一鼓整行，二鼓习陈，三鼓起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闻鼓听金，然后举旗，出兵以次第，一鸣鼓三通，旌旗发扬，举兵先攻者赏，却退者斩，此教令也。

斩断第十四

斩断之政，谓不从教令之法也。其法有七，一曰轻，二曰慢，三曰盗，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乱，七曰误，此治军之禁也。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故设斧钺之威，以待不从令者诛之。军法异等，过轻罚重，令不可犯，犯令者斩。期会不到，闻鼓不行，乘宽自留，避迴自止，初近后远，唤名不应，车甲不具,兵器不备,此为轻军，轻军者斩。受令不传，传令不审，迷惑吏士，金鼓不闻，旌旗不睹,此谓慢军,慢军者斩。食不禀粮，军不省兵，赋赐不均，阿私所亲，取非其物，借贷不还，夺人头首,以获其功，此谓盗军，盗军者斩。变改姓名，衣服不鲜，旌旗裂坏，金鼓不具,兵刃不磨,器仗不坚，矢不著羽，弓弩无弦，法令不行，此为欺军，欺军者斩。闻鼓不进,闻金不止,按旗不伏，举旗不起，指挥不随，避前向后，纵发乱行，折其弓弩之势，却退不斗，宜左或右，扶伤举死，自讬而归，此谓背军，背军者斩。出军行将，士卒争先，纷纷扰扰，车骑相连，咽塞路道，后不得先，呼唤諠譁，无所听闻，失乱行次，兵刃中伤，长短不理，上下纵横，此谓乱军，乱军者斩。屯营所止，问其乡里，亲近相随，共食相保，不得越次,强入他伍；干误次第,不可呵止，度营出入，不由门户，不自启白，奸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饮酒,阿私取受，大言警语，疑惑吏士，此谓误军，误军者斩。斩断之后，此万事乃理也。

〔军有七禁，一曰轻，二曰慢，三曰盗，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乱，七曰误，此治军之禁也。若朝会不到，闻鼓不行，乘宽自留，迴避务止，初近而后远，唤名而不应，军甲不具，兵器不备，此谓轻军，有此者斩之。受令不传，传之不审，以惑吏士，金鼓不闻，旌旗不睹，此谓慢军，有此者斩之。食不廪粮，军不部兵，赋赐不均，阿私所亲，取非其物，借贷不还，夺人头首，以获功名，此谓盗军，有此者斩之。若变易姓名，衣服不鲜，金鼓不具，兵刃不磨，器仗不坚，矢不著羽，弓弩无弦，主者吏士,法令不从,此谓欺军，有此者斩之。闻鼓不行，叩金不止，按旗不伏，举旗不起，指麾不随，避前在后，纵发乱行，折兵弩之势，却退不斗，或左或右，扶伤举死，因讬归还，此谓背军，有此者斩之。出军行将，士卒争先，纷纷扰扰，军骑相连，咽塞道路,后不得前,呼唤諠譁，无所听闻，失行乱次，兵刃中伤，长将不理，上下纵横，此谓乱军，有此者斩之。屯营所止，问其乡里，亲近相随，共食相保，呼召不得，越入他位，干误次第，不可呵止，度营出入，不由门户，不自启白，奸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饮食，阿私所受，大言惊语，疑惑吏士，此谓误军，有此者斩之〕

思虑第十五

思虑之政，谓思近虑远也。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故君子思不出其位。思者，正谋也，虑者，思事之计也。非其位不谋其政，非其事不虑其计。大事起于难，小事起于易。故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是以九重之台，虽高必坏。故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败。是以秦穆公伐郑，二子知其害；吴王受越女，子胥知其败；虞受晋璧马，宫之奇知其害；宋襄公练兵车，目夷知其负。凡此之智，思虑之至，可谓明矣。夫随覆陈之轨，追陷溺之后，以赴其前，何及之有？故秦承霸业，不及尧舜之道。夫危生于安，亡生于存，乱生于治。君子视微知著，见始知终，祸无从起，此思虑之政也。

阴察第十六

阴察之政，譬喻物类，以觉悟其意也。外伤则内孤，上惑则下疑；疑则亲者不用，惑则视者失度；失度则乱谋，乱谋则国危，国危则不安。是以思者虑远，远虑者安，无虑者危。富者得志，贫者失时，甚爱太费，多藏厚亡，竭财相买，无功自专，忧事众者烦，烦生于怠。船荡则水入，囊穿则内空，山小无兽，水浅无鱼，树弱无巢，墙坏屋倾，隄决水漾，疾走者仆，安行者迟，乘危者浅，履冰者惧，涉泉者溺，遇水者渡，无楫者不济，失侣者远顾，赏罚者省功，不诚者失信。唇亡齿寒，毛落皮单。阿私乱言，偏听者生患。善谋者胜，恶谋者分，善之劝恶，如春雨泽。麒麟易乘，驽骀难习。不视者盲，不听者聋。根伤则叶枯，叶枯则花落，花落则实亡。柱细则屋倾，本细则末挠，下小则上崩。不辨黑白，弃土取石，虎羊同群。 衣破者补，带短者续。弄刀者伤手，打跳者伤足。 洗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骐骥，要之疾足；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总之，有五德：一曰禁暴止兵，二曰赏贤罚罪，三曰安仁和众，四曰保人定功，五曰丰挠拒谗，此之谓五德。

· 卷四 ·

将 苑

兵 权

夫兵权者，是三军之司命，主将之威势。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而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随所遇而施之。若将失权，不操其势，亦如鱼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涛戏浪，何可得也。

逐 恶

夫军国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结党相连，毁谮贤良；二曰，侈其衣服，异其冠带；三曰，虚夸妖术，诡言神道；四曰，专察是非，私以动众；五曰，伺候得失，阴结敌人。此所谓奸伪悖德之人，可远而不可亲也。

知人性

夫知人之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将 材

夫将材有九。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知其饥寒，察其劳苦，此之谓仁将。 事无苟免，不为利挠，有死之荣，无生之辱，此之谓义将。贵而不骄，胜而不恃，贤而能下，刚而能忍，此之谓礼将。奇变莫测，动应多端，转祸为福，临危制胜，此之谓智将。进有厚赏，退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此之谓信将。足轻戎马，气盖千夫，善固疆埸，长于剑戟，此之谓步将。 登高履险，驰射如飞，进则先行，退则后殿，此之谓骑将。 气凌三军，志轻强虏，怯于小战，勇于大敌，此之谓猛将。见贤若不及，从谏如顺流，宽而能强，勇而多计，此之谓大将。

将 器

将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祸，为众所服，此十夫之将。夙兴夜寐，言词密察，此百夫之将。直而有虑，勇而能斗，此千夫之将。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劳，悉人饥寒，此万夫之将。进贤进能，日慎一日，诚信宽大，闲于理乱，此十万人之将。仁爱洽于下，信义服邻国，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室家，此天下之将。

将 弊

夫为将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贪而无厌，二曰　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

将 志

兵者凶器，将者危任，是以器刚则缺，任重则危。故善将者，不恃彊，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壹意而已。

将 善

将有五善四欲。五善者，所谓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四欲者，所谓战欲奇，谋欲密，众欲静，心欲一。

将 刚

善将者，其刚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强，以柔制刚。纯柔纯弱，其势必削，纯刚纯强，其势必亡；不柔不刚，合道之常。

将 骄

将不可骄，骄则失礼，失礼则人离，人离则众叛。将不可吝，吝则赏不行，赏不行则士不致命，士不致命则军无功。无功则国虚，国虚则寇实矣。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将 彊

将有五彊八恶。高节可以厉俗，孝弟可以扬名，信义可以交友，沉虑可以容众，力行可以建功，此将之五彊也。谋不能料是非,礼不能任贤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济穷阨，智不能备未形，虑不能防微密，达不能举所知，败不能无怨谤，此之谓八恶也。

出 师

古者国有危难，君简贤能而任之。齐三日，入太庙，南面而立；将北面，太师进鉞于君。君持鉞柄以授将，曰：“从此至军，将军其裁之。”复命曰：“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退。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恃功能而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劳逸，齐甘苦，均危患；如此，则士必尽死，敌必可亡。”将受词，凿凶门，引军而出。君送之，跪而推毂曰：“进退惟时，军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将出。”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主于后，是以智者为之虑，勇者为之斗，故能战胜于外，功成于内，扬名于后世，福流于子孙矣。

择 材

夫师之行也，有好斗乐战，独取彊敌者，聚为一徒，名曰：报国之士；有气盖三军，材力勇健者，聚为一徒，名曰：突陈之士；有轻足善步，走如奔马者，聚为一徒，名曰搴旗之士；有骑射如飞，发无不中者，聚为一徒，名曰：争锋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为一徒，名曰：飞驰之士；有善发强弩，远而必中者，聚为一徒，名曰：摧锋之士。此六军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也。

智 用

夫为将之道，必顺天、因时、依人以立胜也。故天作时不作而人作，是谓逆时；时作天不作而人作，是谓逆天；天作时作而人不作，是谓逆人。智者不逆天，亦不逆时，亦不逆人也。

不 陈

古之善理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昔者，圣人

之治理也，安其居，乐其业，至老不相攻伐，可谓善理者不师也。若舜修典刑，咎繇作士师，人不干令，刑无可施，可谓善师者不陈。若禹伐有苗，舜舞干羽而苗民格，可谓善陈者不战。若齐桓南服彊楚，北服山戎，可谓善战者不败。若楚昭遭祸，奔秦求救，卒能返国，可谓善败者不亡矣。

将诫

《书》曰："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人力。"固行兵之要，务揽英雄之心，严赏罚之科，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说礼乐而敦诗书，先仁义而后智勇；静如潜鱼，动若奔獭，丧其所连，折其所强，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移，进如风雨，击崩若摧，合战如虎；迫而容之，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卑而骄之，亲而离之，强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惧者悦之，有叛者怀之，有冤者申之，有彊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谋者亲之，有谗者覆之，获财者与之；不倍兵以攻弱，不恃众以轻敌，不傲才以骄人，不以宠而作威；先计而后动，知胜而始战，得其财帛不自宝，得其子女不自使。将能如此，严号申令，而人愿斗，则兵合刃接而人乐死矣。

戒备

夫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若夫失之毫釐，则差若千里，覆军杀将，势不踰息，可不惧哉！故有患难，君臣旰食而谋之，择贤而任之。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惧，此谓燕巢于幕，鱼游于鼎，亡不俟夕矣！《传》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又曰："豫备无虞，古之善政。"又曰："蜂蠆尚有毒，而况国乎？"无备，虽众不可恃也。故曰，有备无患。故三军之行，不可无备也。

习练

夫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故仲尼曰："不教而战，是谓弃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然则即戎之不可不教，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诫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故人知劝。然后习之，或陈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却之，别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万人，可教三军，然后教练而敌可胜矣。

军蠹

夫三军之行，有探候不审，烽火失度；后期犯令，不应时机，阻乱师徒；乍前乍后，不合金鼓；上不恤下，削敛无度；营私徇己，不恤饥寒；非言妖辞，妄陈祸福；无事喧杂，惊惑将吏；勇不受制，专而陵上；侵竭府库，擅给其财。此九者，三军之蠹，有之必败也。

腹心

夫为将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无腹心者，如人夜行，无所措手足：无手足者，如冥然而居，不知运动；无爪牙者，如饥人食毒物，无不死矣。故善将者，必有博闻多智者为腹心，沉审谨密者为耳目，勇悍善敌者为爪牙。

谨 候

夫败军丧师，未有不因轻敌而致祸者。 故师出以律，失律则凶。 律有十五焉，一曰虑，间谍明也； 二曰诘，誶候谨也； 三曰勇，敌众不挠也；四曰廉，见利思义也；五曰平，赏罚均也；六曰忍，善含耻也；七日宽，能容众也；八曰信，重然诺也；九曰敬，礼贤能也；十曰明，不纳谗也；十一曰谨，不违礼也；十二曰仁，义养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殉国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谋，自料知他也。

机 形

夫以愚克智,逆也；以智克愚,顺也；以智克智，机也。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势，三曰情。事机作而不能应,非智也；势机动而不能制,非贤也；情机发而不能行，非勇也。善将者，必因机而立胜。

重 刑

吴起曰：鼓鼙金铎，所以威耳，旌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以声，不可不清；目威以容，不可不明；心威以刑，不可不严。三者不立，士可怠也。故曰，将之所麾，莫不心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矣。

善 将

古之善将者有四，示之以进退，故人知禁；诱之以仁义，故人知礼；重之以是非，故人知劝；决之以赏罚，故人知信。禁、礼、劝、信，师之大经也，未有纲直而目不舒也。故能战必胜，攻必取。庸将不然，退则不能止，进则不能禁，故与军同亡；无劝戒则赏罚失度，人不知信，而贤良退伏，谄顽登用；是以战必败散也。

审 因

夫因人之势以伐恶，则黄帝不能与争威矣。因人之力以决胜，则汤武不能与争功矣。若能审因而加之威胜，则万夫之雄将可图，四海之英豪受制矣。

兵 势

夫行兵之势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势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慧孛不殃，风气调和。地势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门幽洞，羊肠曲沃。人势者，主圣将贤，三军由礼，士卒用命，粮甲坚备。善将者，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万全矣。

胜 败

贤才居上，不肖居下，三军悦乐，士卒畏服。相议以勇斗,相望以威武,相劝以刑赏，此必胜之征也。士卒惰慢，三军数惊，下无礼信，人不畏法，相恐以敌，相语以利，相嘱以祸福，相惑以妖言，此必败之征也。

假 权

夫将者，人命之所县也，成败之所系也，祸福之所倚也，而上不假之以赏罚，是犹束猿猱之手，而责之以腾捷，胶离娄之目，而使之辨青黄，不可得也。若赏移在权臣，罚不由主将，人苟自利，谁怀斗心？虽伊、吕之谋，韩、白之功，而不能自卫也。故孙武曰："将之出，君命有所不受。"亚夫曰："军中闻将军之命，不闻有天子之诏。"

哀 死

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捨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劝之。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矣。

三 宾

夫三军之行也，必有宾客，群议得失，以资将用。有词若县流,奇谋不测,博闻广见，多艺多才，此万夫之望，可引为上宾。有猛若熊虎，捷若腾猿，刚如铁石，利若龙泉，此一时之雄，可以为中宾。有多言或中，薄技小才，常人之能，此可引为下宾。

后 应

若乃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先动后用，刑于无刑，此用兵之智也。师徒已列，戎马交驰，强弩才临，短兵又接，乘威布信，敌人告急，此用兵之能也。身冲矢石，争胜一时，成败未分，我伤彼死，此用兵之下也。

便 利

夫草木丛集，利以游逸；重塞山林，利以不意；前林无隐，利以潜伏；以少击众，利以日莫；以众击寡，利以清晨；强弩长兵，利以捷次；踰渊隔水，风大暗昧，利以博前击后。

应 机

夫必胜之术，合变之形，在于机也。非智者，孰能见机而作乎？见机之道，莫先于不意。故猛兽失险，童子持戟以追之，蜂蠆发毒，壮夫傍徨而失色，以其祸出不图，变速非虑也。

揣 能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胜负。主孰圣也？将孰贤也？吏孰能也？粮饷孰丰也？士卒孰练也？军容孰整也？戎马孰逸也？形势孰险也。宾客孰智也？邻国孰惧也？财货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观之，强弱之形，可以决矣。

轻 战

螫虫之触，负其毒也；战士能勇，恃其备也。 所以锋锐甲坚，则人轻战。 故甲不坚密，与肉袒同；弩不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鏃同；探候不谨，与无目同；将帅不勇，与无将同。

地 势

夫地势者，兵之助也，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山林土陵，邱阜大川，此步兵之地。土高山狭，蔓衍相属，此车骑之地。 依山附涧，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 草浅土平，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芦苇相参，竹树交映，此鎗矛之地也。

情 势

夫将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谋而情缓者。是故勇而轻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贪而喜利者，可遗也；仁而不忍者，可劳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谋而情缓者，可袭也。

击 势

古之善斗者，必先探敌情而后图之。凡师老粮绝，百姓愁怨，军令不习，器械不修，计不先设卒不练习，外救不至，将吏刻剥，赏罚轻懈，营伍失次，战胜而骄，可以攻之。若用贤授能，粮食羡余，甲兵坚利，四邻和睦，大国应援，粮备有余，政教不虚，敌有此者，引而计之。

整 师

夫出师行军，以整为胜。若赏罚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之师，无益于用。所谓整师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逼，前后应接，左右应旄与之安，而不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矣。

厉 士

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赡之以财，则士无不至矣；接之以礼，厉之以信，则士无不死矣；畜恩不倦，法若画一，则士无不服矣；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小善必录，小功必赏，则士无不劝矣。

自 勉

圣人则天，贤者法地，智者则古。骄者招毁，妄者稔祸，多语者寡信，自奉者少恩，赏于无功者离，罚加无罪者怨，喜怒不当者灭。

战 道

夫林战之道，昼广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在设伏，或攻于前，或发于后。丛战之道，利用剑楯，将欲图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场，五里一应，偃戢旌旗，特严金鼓，令贼无措手足。谷战之道，巧于设伏，利以勇斗，轻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后，列强弩而冲之，持短兵而继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战之道，利在舟楫，练习士卒以乘之，多张旗帜以惑之，严弓弩以申之，持短兵以捍之，设坚栅以卫之，顺其流而击之。夜战之道，利在机密，或潜师以冲之，以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乱其耳目，驰而攻之，可以胜矣。

和 人

夫用兵之道，在于人和，人和则不劝而自战矣。若将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谋不用，群下谤议，谗慝互生，虽有汤、武之智，而不能取胜于匹夫，况众人乎。 故《传》 曰: “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

察 情

夫兵起而静者，恃其险也；迫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众树动者，车来也；尘土卑而广者，徒来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半进而半退者，诱也；杖而行者，饥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静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币重而言甘者，诱也。

将 情

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然，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

威 令

夫一人之身，百万之众，束肩敛息，重足俯听，莫敢仰视者，法制使然也。若乃上无刑罚，下无礼义，虽贵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纣之类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之以赏罚，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孙武、穰苴之类也。故令不可轻，势不可通。

东 夷

东夷之性，薄礼少义，捍急能斗。依山堑海，凭险自固，上下和睦，百姓安乐，未可图也。若上乱下离，则可以行闲，闲起则隙生，隙生则修德以来之，固甲兵而击之，其势必克也。

南 蛮

南蛮多种，性不能教。连合朋党，失意则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昆仑，东至洋海，海产奇货，故人贪而勇战。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战，不可久师也。

西 戎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处，米粮少，金贝多，故人勇战斗，难败。自碛石以西，诸戎种繁，地广行险，俗负强很，故人多不臣。当候之以外衅，伺之以内乱，则可破矣。

北 狄

北狄居无城郭，随逐水草，势利则南侵，势失则相遁，长山广碛足以自卫，饥则捕兽饮乳，寒则寝皮服裘，奔走射猎，以杀为务，未可以道德怀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汉不与战，其略有三：汉卒且耕且战，故疲而怯，虏但牧猎，故逸而勇，以疲敌逸，以怯敌勇，不相当也，此不可战一也。汉长于步，日驰百里，虏长于骑，日乃倍之，汉逐虏发赍粮负甲而随之，虏逐汉则驱疾骑而运之，运负之势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不可战二也。汉战多步，虏战多骑，争地形之势，则骑疾于步，迟疾势县，此不可战三也。不得已，则莫若守边。守边之道，拣良将而任之，训锐士而御之，广营田而实之，设锋堠而待之，候其虚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所谓资不费而寇自除矣，人不疲而虏自宽矣。

· 卷五 ·

南征表

初谓高定失其窟穴，获其妻子，道穷计尽，当归首以取生也。而邈蛮心异，乃更杀人为盟，纠合其类二千余人，求欲死战。◯《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八。

军 令

军行，人将一斗干饭，不得持乌育及幔，余大车乘帐幔，什光耀日，往就与会矣。

◯《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二。

算 计

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令国中凡有游户者，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

◯《通典》一百四十八。《御览》二百九十九。

今上县之战，更在贼门，战地平如案。

◯《书钞》一百五十七。

【诸葛亮集终 ·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校】